

郑君华 著

芙蓉风

(中)

郑君华 著

芙蓉风

(中)

重庆出版社

中 卷

圣旨嘴一语胜玉律 狂急人拼身陷囹圄

且说柳志明一时窒得急了，只觉浑身血液往头上涌，全昏了头，也顾不得许多了，便怒吼道：“你这滑头老奸驴！别以为‘笨田螺不会过丘’，做田人便没法了！等会儿老子去抱一包炸药来，把你这狗攘的一家全焖了！”古支书一听柳志明鳌头孳颈的恶语，心里暗吃一惊，寻思柳志明这贼有他爹的驴倔劲儿，如今说出这半真半假的吓人话，万一他真实行起来呢，便白白要吃他的眼前亏。古支书便压下满肚火气，改用劝诫的口气说：“小伙子！你年轻。常言道‘迷而知返，失道未远，！做什么可要前思三遍，后想五遍才行！说什么这也是我们党的天下，是要讲政策的！你不讲政策，一味使横，楞头楞脑，只怕有一天要撞南墙头起大包呢！”谁知柳志明全听不进，一味怒嚷道：“妈的屁！谁不知道是你们这些的天下！你们斗死了我的爹，讲啥屎政策没有？屁也不放一个就想完事？如今撑起

鸡毛当令箭又拿什么屎政策吓我了？谁不知道你们就会拿上级的什么政策来欺压我们老百姓？老子不罢休！不罢休！”古支书勃然大怒，喝道：“你不要‘给坐偏要跪’！像你倔老子满嘴只会喷反动话！可寻思你会有什么好结果！你要是善言善语的呢，在这乡里乡邻有些话还好商量；就你这态度，你还想来威胁我？你还嫩着一点！什么地富反坏右不被我收拾得挾尾帖耳，见了我就心惊肉颤！就你这楞头楞脑不知天高地厚一个野小子，你也想来凑一份？只怕你是老虎头上拍苍蝇，要作死呢！”

古支书面色怒红，脸上有一些肌肉在弹跳，说明是真怒了。这一回轮到柳志明心中怔愣了。此时古支书的妻子、两个山墙高的儿子以及女儿女婿早都走出来了，看着古支书训斥柳志明。柳志明心里有些发怵，但一寻思：我要是就这样退了呢，必要被别人骂我“公鸡屎头节硬”，不能怕他们，豁出去也要挺住，让他“钉头对着铁头”！于是柳志明像初生牛犊似的从平地上窜起来，牙齿格格地向古支书挥拳头，吼叫：“妈的屁！你怎么讲政策，我的爹还是被你们斗死了！你还想吓我忍声吞泪呀？你别想撇脱了！我不干！老子还是三岁娃儿呀？”

古支书的婆娘站在一边听了，知是一桩人命关天的事，心里不免暗暗着惊。心想这小伙如此闹下去，丈夫难免要被他们缠住，难脱干系，且于家宅名声也不利。便扮个红脸，颜面堆着笑，走近来说：“小伙子，你别急。万事都要有个板眼，急不得的呢。常言道‘急吃芋头还烫嘴呢’，可是？你若是要解决事情呢，便慢慢说，一句一句说，轻声轻气说，可是？你有啥‘合理化’要求，只管平心息气对支书讲，万不可以逞强使气，可是？”那柳志明依然气很盛，扯着喉咙叫：“我爹是被斗死的！打他的是猪狗儿！我不能白吃这么大哑巴亏！我的要求多呢：第一便要拿猪狗儿去偿命！第二要给我爹二百元棺材钱！第三要古支书去给我爹送葬，向我爹坟前烧一陌纸，讲几句对不起我爹能安我爹魂魄的软话！不要呢，就是告到金銮

殿，戴铐吞刀杀头我也不跟你罢休！”

古支书脸色铁青，仍然压着怒气，冷冷地说：“你不要‘给你个下坡坎你不下’！告诉你：你爹不是个反革命，也是反革命边缘人物，屡次公然对抗上级的指令，斗他完全应该！至于他生病自死，你还会死乞白磨，也赖不着人！我已经明说了：不会给你负什么责任！你要是软言软语，好话好说，你一个孤子办丧事，我还可以同情你，若是钱物上确有困难，我还可以给你开一张条子，叫你们芙蓉胥先给你垫支三二十元！可是你学着你爹‘后脑勺上长反骨’，这么的逞狂显恶，使刁耍赖，还想要我上你爹坟头烧纸叩头赔不是？那我成了什么人了？你真真是可笑可怜的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柳志明没得应允，又平添着羞辱，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怒发直指，哆哆嗦嗦地说：“你……答应不答应？”古支书抬起下巴轻声说：“我说过了。——送客！”说罢就转过身，要返入屋去。不料柳志明一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什么也不顾了，头一低脚一缩，就全力向古支书背后一头撞去！古明“哎唷”一声，被撞朝前趔趄五六步，几乎扑倒！柳志明叫：“妈的屁！老子今天不要命，就跟你狗攘的老王八拼了！”古支书的老婆儿女忙去扶持古支书。古明转过身来，睁着怒红的眼，用手指点着柳志明道：“把他！……把他送出院门去！要不是见你家里死着人，就把你一索子……哎哟！”

古支书的儿子、女儿、女婿一拥而上，把柳志明双手和脖子抓住，衣服揪住，古支书那女儿尖声叫骂着，就把柳志明往大门外推搡，到了大门口，用力把他往外一掬，几个人闪回身，咣当便关上大门，插上门栓。柳志明仰面朝天跌在门外的地上，尻骨和左脚根跌得一阵刺痛。一时怒火烧心，爬起来摸着屁股朝里大骂：“你妈的老驴头！你别太欺负人了！失起势来还怕你官高！死起人来还怕你人多！你没个公道的结局老子便跟你拼命！”窜上在那黑漆院门上便踢两脚。那厚院门纹丝儿不动，倒是柳志明从后腰到左

脚根一条筋被抽动了似的麻痛——原来是适才跌伤了。柳志明一个大小伙，便勾头站在那儿，呜呜咽咽哭起来。院门里死一般寂然无声，大概是古支书弹压着他的儿女采取克制而不行对骂。

路上早站下十几个神情愣愣的人。有刚从江边坡坂上采梨花回来的婆娘女娃，有扛着长桨要下江去划船载沙的汉子，有赶着牛车从古桥那边过来的运石人，还有循着花柳鲜丽的深溪巡行过来的一伙寻鱼人。但是一到询知是柳志明要跟支书古明作对，那些人便扭头耸肩悄声没气地急走了七八个，连那架破牛车也都吱吱扭扭地歪转着木轮慢慢开走了。

只有一个胡须斑白的老渔翁看见柳志明可怜，耷拉着眼皮走近来，两头看看，才说：“你别傻了。蟋蟀跟公鸡斗，谁赢？再说你要告，也不能直筒筒地找他自己呀！你不是自家找亏吃？”几句话提醒了柳志明，用巴掌擦干了泪痕，拍掉沾在屁股上的泥土，就要家去。老头儿跟他走了十几步，轻声在后头说：“他一个族叔在县府，舅子在农业局，你要行事，得十分小心在意！不然他会螫了你手！”柳志明暗记在心，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了。

回到家，看见自家爹的尸首，志明又痛哭了一场。这时潭乡的舅爷焦根和几个表亲都来了，便都不服，嚷叫着要上告，围着台盘商议上告的主意。舅爷焦根气哼哼地说：“说到底，我这姐夫有什么大罪？便要斗到死？‘老母猪挤到墙角，还要哼三哼’呢！要不为姐夫雪冤，对不起我这姐夫，姐夫在地下也会骂我们无用，四邻八舍也要说你是孬头。告到北京金銮殿也不能罢休！这个公道非讨回来不可！不然也显得咱农家人的命太不值钱了！”一个表亲说：“告是要告。只是我们睁着眼前面一抹黑，上下情况不明，常言道‘官官相护’，上头大干部根连根，须连须，我们怎能插得下手去？给他遮挡箭牌的不知有多少？下头摇旗呐喊的喽罗、捧大腿吹喇叭舔屁眼讨好卖乖的又不知有多少！我们在明处，可得防着他在暗处先下手为强，咬我们个皮破骨出！”焦根说：“径直就去县府告

他！县府可管得着他，能撤他的职呢？撤去他官职，他便‘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了！”又一个表亲说：“不行，得逐级上告，不然人家说你不合手续，才不理你呢！得先去公社告！这样才妥当。”焦根便骂：“他娘的屁！什么都是手续！手续！死人了还要手续！做田人哪得许多手续！全都是他姥姥这一屁套！”于是人家就劝告，说如今世事便如此，不遵着办不行。焦根也无奈，只好同意照办。便商议一会细节。一个表亲肚里有些文墨，便命他写了一纸几百字的状纸。

商议定当，状纸写好，已是申时。天上撒下春雨来，焦根性急，便要喝叫志明一道去。志明钻入灶间舀了一碗稀粥，站着灌了下去，把碗往桌面一墩，从灶门矮墙头上扯下两顶小竹笠，给了舅爷一顶。舅甥二人，戴了笠帽，揣上状纸，便急步出了芙蓉胥，往平宁而去。

公社驻在平宁城郊，有一大片白得亮眼、有花栏扶梯的房子。被柳风称做“公社的大狗”便住在这里面。围墙是花砖，围墙内外是一些鱼池塘，塘边长着垂柳、芭蕉、相思、水竹、梧桐之属。大院子里两棵大叶榕，高入天云。树下一个圆门，里边有翘起飞檐的老房屋，据说从前是一座花神庙，整个公社大院就是在花神庙的基座上向四方扩建的。

雨渐渐下得大了。长着稀疏萍藻的鱼池塘上尽是圈圈点点。柳志明和舅爷焦根闪出来，跳入圆门，只因那笠帽小，衣服早湿了一半。虽然脚下是沙土地，做赤脚大仙，裤管上还是溅落了许多雨水和污泥。柳志明腿更疼了，巴不得找个地方歇一歇。舅甥二人逡巡着往里面张望，只见里面有篮球场，有紫藤花架，有黑板报，有许多单车。瓦檐口丝丝缕缕往下滴着细水，舅甥二人左右张望，迟疑往里面进。有许多回廊，许多门，不知该找哪个门进才好。起初很静，忽然人声嘈杂，便见一个较大的门口涌出许多干部模样的人来，有的端着瓷杯，有的拿着纸，都谈笑风生，嘻哈说笑，像是很乐，

不知人间有忧愁事似的。大多人都在廊间或地坪找到自家的单车，推出圆门，跨上，在细雨中响着铃铛游走了。

舅甥二人在院中辗转张惶，不知所之，便听见许多门窗“砰——嘭”的响。焦根说：“糟了！可得赶快！”瞧见一个开着的门口钉着“办公室”的牌，便连忙窜进去。里面一个年轻人，正拿起一个空饭钵，一只手在锁抽屉。见他们闯进来，忙惶惑地说：“开饭了！开饭了！——你们有什么事？”舅爷焦根说：“我们有大事！——要告状！”谁知那年轻人并不问你要告什么事体，只一迭连声地说：“不行了，不行了！今天下班了！既是告状，怎么不早点来！明天来吧！”柳志明朝一张椅子一屁股坐下，一听见就急了，也顾不得许多，鼓足勇气说：“我腿疼着呢，瘸着走来，你们又要开饭了！自古道人命关天呢，我爹被斗死了，有冤情，你们是管呢不管？”

那年轻人听说出了人命，不禁怔愣，犹豫片刻说：“这样的大事，我们做不了主。得由贾书记亲自过问定夺。——你爹是谁？怎样死的，有什么冤情？你们有状子没有？”“有状子！”焦根说。掀开衣襟，取出状纸，奉给那年轻人。正要详细向他讲柳萼如何死的冤情，不料那年轻人不耐烦，听了几句便摆手，连连说：“没用！没用！你对我说全没有用。你们明儿亲口对贾书记说！状子留下我转就行。我急着打饭去呢，去迟了没得好菜吃呢！”

柳志明心里很气，正要说什么，忽听壁上的旧钟“堂堂”响了六下，心知再说啥也没用，只得忍气起来，和舅爷退出门外。那年轻人把状子锁进抽屉，出来锁上门，便一溜小跑往食堂奔去了。看得舅爷直摇头。志明便骂：“妈的屁！买好菜吃还比我们死了人告状重要呀？”舅爷焦根说：“罢哟！谁知这些领薪水吃皇粮的人是咋想的！你说是天塌下来的事，他看起来还不像棉花灯草一般轻飘飘的！”

舅甥两个在小雨中站了一会，无计可想，只得仍回芙蓉胥来，

明天赶早再去寻贾书记。

次日早起，柳志明在爹的尸身脚下香碗里烧了三炷香，安慰了苍老憔悴悲怆不堪的娘，又和舅爷往平宁赶去。去到公社，径入那间办公室，却没见昨天那年轻人，只见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头在慢腾腾地收拾报纸，他手指屈曲，动作迟钝，收拾半天，还没能收好那堆报纸。焦根向他说了半天，他竟毫无反应，像泥塑木雕的一般。柳志明焦急，朝他大嚷，老头才抬起迷惘的眼睛朝他看了看，又拿手指慢慢往旁边的房间指指。

舅爷说：“敢情是个聋子！”和志明出来，转入旁边那房间，只见电话机前坐着一个俊气的女子。焦根向她说明来意，那女子说：“你们找刘文书呀？他刚陪贾书记下乡去了！别问那白头发的老右，他早年耳朵被扇聋了，什么也不知道的！”焦根和柳志明面面相觑。柳志明急道：“怎么又下乡了呢！昨天不就是他叫我们今天来找贾书记的么！”那女子说：“那便说不准了。临时变动的事多着呢！”说着便不大耐烦多说了，解下她那两条粗大黑亮的辫子，拿一把胶梳儿有滋有味地梳弄着，甩摆着。舅爷焦根忍着耐心说：“下哪里乡呢？啥时才能回来？”那女子甩过来两句：“下哪里能告诉你们呀？下午三点以后来看吧！”说过伏在桌面拿笔描什么花儿，俊眼连睱也不往这边睱。

舅甥两个你望我，我望你，没了咒念。干站了一会儿，只好垂肩搭头的退出来。出了圆大门，左右为难，不知要怎么办才好：若回芙蓉胥呢，几个钟头以后又要来，且志明的腿疼着，一瘸一瘸的几个来回也难走；若不去，在街上闲逛着，家里许多急事又办不成，几个钟点白白浪费过去了。舅甥两个犹豫了半天，最后舅爷焦根定夺说：“还是不能回去。你脚伤着，怎么还能走得动？先去猪儿巷找个治跌打金疮的郎中瞧一瞧，治了脚，再去棺材铺、香蜡铺看看！”柳志明嘴里发出低沉的怨恨声：“妈的屁！这些大狗这么难找呀！”无奈，只得高一脚低一脚往城中猪儿巷去。

去到猪儿巷，找到一家挂着“跌打刀伤，妙手回春”锦旗的铺面，人去请郎中看了脚伤。那郎中摸过捏过，说只伤筋肉，未折骨胫，只消贴他熬制的膏药，五天便好。给了六副膏药，却要三元。志明分文没有，舅爷东摸西摸，只好摸出三元钱来，代他交了。志明便贴上一副。

从郎中铺面出来，转到街尾的棺材铺。铺堂里有几沓叠到屋梁的各式寿材，漆着红漆或土漆。棺材铺的掌柜额有红光，表情和悦，柳志明寻思，他大概是喜欢别家多死人呢。却不作声，人去一看了，问价钱贵平。因志明要打官司，原派柳瑾、柳和吃过中饭买寿木的，也追回了，还没有买。志明想给爹买一具便宜又好的寿木。但和舅爷东看看，西瞧瞧，那价钱都贵得烫手。那漆着红漆、只在寿头随便画几笔花草，写个老篆文“寿”字的薄棺，厚不及二寸，都是拼板，便要价一百八十元。至于四大块、漆着黑土漆，刻着花纹和老“寿”字的，则标价三百二十元，贵得令人咋舌！志明心里毛焦火辣的，难过极了。爹到死都不能睡一副好棺木了！就是把全家鸡狗带房子卖了钱，也不够替爹买一副如此昂贵的寿材呀！想到爹身前身后如此凄惨，眼泪又在志明眼眶里打转。舅爷也说说这寿木太贵。他替别人杀猪，杀一头肉猪也只得三元工费呢。舅爷问志明怎么办？志明低头默然无语。眼泪汪汪。舅爷焦根也没什么钱了，暗替志明焦急。焦根叹着气，和志明跨出棺材铺的门。

黯然伤神的走了几步，走在那石板街巷上，焦根忧心忡忡地说：“志明，舅爷手上也没几个钱了。寿材又是这个价，自古道‘散酒席当不了正筵’，你看怎么办？”柳志明真是心乱如麻，想到古时孝敬的人，自个卖身还要葬父呢，自己岂能便这么窝囊？于是嗔目扼腕的说：“舅爷！你放心！咱不是去公社打官司着的么？爹是他们害死的，这官司是必就要打赢！再什么的叫他们赔我爹一副棺材钱，也是天经地义！”唯那阅世颇深的舅爷焦根心中暗打鼓：如今这世界，有什么是百拿百说得准的呢？万一一门心思投进去，官司

却打不赢，这棺木的事岂不是玄？但焦根见外甥斗志甚盛的样子，怕沮了他，便不做声了。

舅甥俩转入一家香蜡店，挑买了一些染红的香蜡、麻纸元宝、白纸陌，捆做一提，便出店铺门。走不到三五十步，柳志明眼一亮，忽然喊一声：“柳川叔！”

街巷那一边，只见柳川正在指拨着几个人，在江边陂上要抬三只极大的水缸。柳川转过头来，也看见了志明。志明走过去，说：“川叔，你买这大的水缸做甚？”柳川说：“这是木船从苍梧运来的。作洗药用。”一眼看见志明提着一捆香蜡纸品，不禁错愕道：“志明，怎么了，买这么多香蜡元宝做什么？”志明又不禁凄然，垂头道：“你不知道，我爹过世了！”柳川几乎跳起来：“什么！尊大哥说老便老去了？前年我还和他入三宝山砍过一回珊瑚硝的。去年他入我屋饮水讲话还大声武气的！说老去便这么快呀？”志明凄然道：“他不是老去的。他是被斗死的。我这是和舅爷来公社告状呢。”柳川正待说什么，这时柳原寻来了。柳川忙说：“哥！尊大哥过世了。志明说是被斗死的。他们来公社告状呢！”柳原也惊骇道：“好端端个尊大哥，怎的就斗到死呢！饶这么着，是得告出个是非来，给尊大哥雪冤安魂呀！”

柳原是宽厚热心的人，便嘱咐柳川小心把水缸抬回去，自己邀了志明、焦根先家去坐。志明和舅爷焦根跟着柳原，曲折过两三条街巷，便到了柳原柳川药铺子门口。

去年柳原柳川兄弟把芙蓉胥中祖传旧屋卖给了柳下舟家，得到城中舅爷帮助，买了一套有楼有底的房屋，带了妹妹柳昭和媳妇老娘来城中居住，在屋面开一爿药铺，屯运及零卖一些中草药材及丸散膏丹，如今日子逐渐好过许多。铺子内外，楼上楼下，都收拾打整得洁净明亮。柳原带柳志明、焦根入去，见了老娘及柳昭。柳原娘听得说柳尊歿了，她六十几岁的人了，自然伤心感叹；又想到自己原有话在先，等自己年老过世时，是要回芙蓉胥老祖屋去过世

的，柳下舟买屋时也曾答应过条件的。入城居住好是好，只怕死了时被儿子随便埋在城郊野坡，魂魄无归，人不得祖庙祠堂，最担心的便是这一点。

柳原带志明、焦根上楼棚去坐，叫柳昭炯一壶茶来，斟了。说起打官司告状的事。柳原说：“尊大哥的为人，我们还不知道吗！他被治到死，是要告。不过既要告，就要告赢。不然打不成米，把口袋丢了，很划不来！古支书知你往上告他，不知心里多恨呢，只怕恨不能就把你吃了嚼了！可不能‘打虎不成，反被虎伤’！你以后在芙蓉胥，被他的大巴掌压着，这日子还怎么过？既要打，便没了退路。不像人家那些当大干部的，在这里呆不住了，调去别的地方仍当大干部！人家有退路。你是乡民百姓，生在这儿死在这儿，你告不倒支书，支书铁脚掌便一辈子踩住你！你没退路！所以我说，你要想告古支书，要想好万全的计策才好，告呢就一准要告赢！据说上一回，四清工作队都奈何不了他一根毫毛呢，后来便称兄道弟了！你可千万在意了！”焦根皱着眉道：“我想也是，姓古的支书会那么容易告呀？不过人都死了，‘有命上梁山，无命拼跌煞’，莫非人命关天的大事都不敢哼了？打掉牙可以往肚里咽，打掉脑袋也不声张不成？”柳志明冷笑道：“要是打不赢，可真没天理了！我可有办法对付他们！”

众人也没甚在意柳志明末后那句话的深意，柳昭从一旁插话说：“哦，志明，我想起来了：柳顾家那姐夫唐得欢，有个叔爷在县府里面伙房管煮饭，有一回我听柳顾姐说他那叔爷常常得见县里大人物的呢。你别急，等我今晚上过柳顾姐家去问她一问，若帮得你呢，我们就会帮你。”柳原说：“对了！对了！那一回柳顾和唐得欢来，好像也张说过他那叔公在县府里能交大人物。你先在公社告，要不行，还可以去县府，上专区告呢！今晚上我和柳昭妹妹过唐家去，就去央他帮忙，设法与县上领导沟通照应，这样把握就大多了！”焦根、柳志明一听大喜。柳志明说：“劳烦原叔和昭姑这么费

心！”柳原说：“你明天再来听消息。”

又说一会，已是中午。柳川早已命人把大缸抬回来。柳原叫柳昭煮饭，炒两盘菜，一素一荤，顺便留志明、焦根吃了午饭。柳原、柳川有事，忙去了。志明和舅爷焦根辞出来，还不到两点钟，只好在街上瞎逛，又去到江边，看火轮船，数帆影。也看得够了，又在街上蹓跶，把那些有眼看无钱买的百货、稀罕物件看了个够，看店铺的挂钟，还未到三点！

好不容易等到日仄，近三点，舅甥二人便兴冲冲往公社院里进，找见电话机前那女子。一问，那女子却淡淡地说：“贾书记还没回。你们过一两个钟点再来！”

只好又退出来，坐在大门口榕树根上干等。看那大叶榕树窝树皱里的蚂蚁、黑毛虫在爬，高枝上绿豆鸟在跳，燕子在原先花神庙的飞檐上喃呢筑窝，鱼花塘水皱鱼游，芭蕉叶上水珠儿晶莹透亮地滚，塘边一溜开黄花的油菜地不时有几只蝴蝶飞过围墙来。也看得腻味了。大门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可就是不见那个刘文书的影儿。急得柳志明心中暗骂。去那俊女子那儿问过两遍，问得那女子越发不耐烦。柳志明气急得骂：“妈的屁！到哪里找死去了呢？这些当干部的，比鬼还难得见呀！”

无计可施。磨皮擦痒的直等到五点，听见小厅里挂钟“口噹”的响过五下。志明又入去问那俊女子，女子头也没抬，扔过来一句话：“不行了，明天来吧！”

志明气得什么似的，出来对舅爷一说，焦根说：“再等一会儿，要还不来，只好家去了。”两个又耐着性子等了一锅烟工夫。眼看着不行了，舅甥二人只好从树根上站起来，拍拍屁股，骂咧咧的走出圆门，准备回芙蓉胥去。

没料刚走下大门，听见铃铛响，一抬头，恰恰便见那刘文书和一个高胖人都骑着单车过来了，一齐跳下车！柳志明大喜，连忙冲着他：“刘文书！我们等你很久了！”没料想那刘文书眼睛却惘

然,说:“你有什么事?”柳志明很惊诧,心想莫非他忘了?忙说:“我是昨天来告状的呀!你叫我们找贾书记,说给我们转状子的呀!我们一早上等到现在!”那刘文书似乎这才想起来了,说:“哦!你们状子……还在我抽屉里。这就是贾书记,你们有什么话,进去向书记汇报吧!状子我就去给你们取来!”

焦根和柳志明才知道这挨刀的刘文书根本没把他们看得金贵的状子放在心上,告状的事也根本没向贾书记转,还将状子锁在抽屉里面睡大觉!把他们气的!但是嘴上又不敢说什么,生怕把告状的大事弄砸了。只得低头忍气,跟着他们进圆门去。

在一个小厅前支好单车,刘文书把贾书记和柳志明舅甥二人安顿在小厅里坐下,在贾书记面前说了几句,就走出去了。只见那贾书记身材高伟,额头光亮,颜面滋润,若依相书上说便是天庭饱满、福运隆盛的人。他凛然若神,说:“你们都是芙蓉胥的吗?有什么事,赶快抓紧时间说吧。一会儿我还有电话会!”

柳志明连忙说:“我是芙蓉胥的,这是我舅爷。我叫柳志明,我爹叫柳萼。我爹是个好人,现今死了,死得惨,实在是冤情。我舅爷是陪着我来向你们告呢!”那贾书记一愣,道:“哦?有这事?芙蓉胥上有柳载春、柳殷,不是一向叫人放心的吗!怎么就出这样的大事?”焦根连忙说:“我那姐丈确是为人实笃的好人,不会偷,不会抢,不会赌,不会懒,就是脾气古倔一点。他就是不懂‘水来随浪走,风来随势转’,不能装乖做人,不会‘巧艸公借八面风’,结果落到这步田地,被别人活活斗到死!”

“哦?”那贾书记又惊愕一声。不过他不是惊于柳萼被活活治死这事实,而是惊于他是被“斗死”的这一方式,心里一时便警觉起来。他说:“你们只管把事实一五一十说来。别的闲言闲气不用说!”

柳志明说:“柳殷、载春那些,都只是会吹喇叭抬轿杠的人!我爹的死,他们都有抹不干净的干系!不过他俩都还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在大队，头是古明！正是古支书那人，欺压我爹，三番四次硬拿我爹去斗，才把我爹斗死了！”于是柳志明眼噙泪水，像是面对观音菩萨一般，把他爹怎样在插田时开始得罪，怎样游村，被打，被吊，怎样扞血，又怎样被拉去花案会陪斗，被褚狗儿大拳演倒，呕血以至身亡，都想详详细细倾诉一遍。……

不料才说到半截，刘文书拿着他们的状子推门进来了，递给了贾书记。贾书记翻了翻那状子看一眼，打断柳志明的说话道：“行了，行了！不必说了！有状子就行。你们这个事，我还要调查。你们先回去。我电话会的时间到了！”柳志明还想说什么，但是贾书记已从椅上抬起屁股，大步走出去了。刘文书跟着也要出去，焦根连忙问：“刘文书！我们啥时再来听结果？”刘文书说：“你们明天下午三点来试试看吧。”说时已出了小厅的门。

柳志明和舅爷面面相觑。一种不妙感觉爬上心头。无奈，只得从公社大院出来，款款回芙蓉巷而去。……

次日午后，柳志明和舅爷又去到公社，在刘文书引领下在一间办公室里找到贾书记。贾书记正在打电话。打完了，放下听筒，扫了柳志明和焦根一眼，神色冷峻而威严地说：“你父亲的事我调查过了：是反革命性质，不能翻案！”

这句话无异一记沉雷，击在柳志明头顶，几乎就把他击昏！要知道贾书记在这里是多么大的官，他的话有多么沉的份量！原来“公社化”之后，本省便不再设区，县下就是公社，“政社合一”，公社便相当于早先六区七区的“区”一级了，书记便是全社父母，管着将近十方子民，生杀予夺，在古时便是“千户长”、“万户侯”了！他说的话便算是出自圣旨嘴，谁还能轻易改得回头？

焦根也差一点儿被这话震昏了。不过于心不甘，只好用恳求的口气哀求道：“书记虽然调查过了，只是自古道‘一面的锣，两面的鼓’。望书记还是再屈尊下去，调查一遍！常言道做到‘心里有

杆公平秤’，这样才是大好呢！”那贾书记听了，显然很不满，挺起刀一般的眉毛威严地说：“你是说我不‘公平’了？你们这种事，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可言？你要我下去再调查，我跟你说了：我已调查好了！难道我还能不相信基层组织的结论，而相信你们的话？”

焦根被打噎了。柳志明心中极不服，壮着胆子顶道：“你们说我爹是‘反革命’，说的就不对！我爹反了哪点子的革命了？”贾书记气势凛然道：“你不要硬顶！一是革命，一是反革命，只有两种，绝没有第三种！‘反右’那回你小呢。那时哪怕你只说一句反党员的话，便划入‘反革命右派’了！现在你父亲带头反对科学种田，恶毒攻击上级，骂了上级领导那么多‘吃屎’，‘狗攘’、‘狗官’的话，我们只是说他是‘反革命性质’！你还有什么不服？‘反革命性质’与‘反革命’之间还有很大差别。我们还是客气的了！基层组织开会斗他，是合适的、必要的，我们当然要大力支持；难道我不支持他们反而要支持你们这样的人吗！”

柳志明也噎住了。大势已去，希望乍灭。面色铁青，嘴唇发乌，手心冒汗，身如筛糠。脑子里飘飘悠悠剩下一缕最后希望的模糊残光，以极细的声音像呻唤一般嗟喘：“……我只要……一百八十元……葬我爹！”

但是这极细微的声音也被贾书记那敏锐的耳朵逮住了。他又以金口玉牙说道：“不行！据我所知，你父亲是死于胃病。不能给任何赔偿！你们不要再纠缠基层领导，也不要再来闹！”……

……志明和舅爷不知是怎样出到街上的。丧魂失魄，魂不巴身。反正现今已经来到柳原柳川兄弟的药铺门外了。柳原看见了，忙叫：“志明！舅爷！你们怎么样了？——楼上去坐！”

随柳原上到楼棚桌边坐下，柳原又叫柳昭炯一壶茶来，斟上。柳原关切地问起去公社告状的结果。柳志明一直一语不发，面如槁木死灰，这时忽然趴在桌面上抱头痛哭！舅爷焦根叹着气，把贾书记不同情、告状失利说了说。柳原、柳昭连忙安慰志明。柳原